

谢意佳、张懿美作品集

Xie Yijia & Zhang Yimei Zuopinji

——谢意佳油画
Xie Yijia Youhua

谢意佳、张懿美作品集

Xie Yijia & Zhang Yimei Zuopinji

——谢意佳油画

Xie Yijia Youhua



银滩、港湾与永远的领航

——写给谢意佳先生作品集

每个人的事业都有她的初航，初航的成功往往归因于那领航的人。谢意佳先生正是上个世纪70年代后期活跃在南方榕城的一代绘画艺术青年的共同而重要的领航人。

那是30年前的福州，“文革”尚未结束，我们正是游荡在社会上、心中却渴望成长的青年。有的在插队务农，有的勉强在工厂打工，但在夜晚都会汇成几处，练习头像素描的功夫。这几处的人马都有些相熟，大家有时会互相观摩，然后相约到位于仓山的福建师大的美术系串门。那个大树披荫、券拱相连、回廊相望的楼群，那样一种中国早期租界楼屋所特有的中西合璧的、异样却又亲熟的气息，正是我们心中的向往之地。我们会到那里去呼吸艺术的气息，就仿佛走在曼妙的梦境中。如果刚好有哪位先生正在作画，那就厚着脸皮，待着不走了。混得熟了，我们开始到师大的先生们家中串门，看先生们的画，或给先生们看自己的画。最后，我们又往往会聚到山下一个繁杂的居民楼的二层，来到一间二十平方左右的屋子里。那里差不多始终飘着一种油彩特有的气味。在静穆而简朴的氛围中，大家默默地感受心头涌动的敬意。那屋子的一整面墙上，总是挂着一幅惠安女“待渔归”的大幅油画。每次来，我们都先读这幅画，先让自己的心在这幅画上逡巡，在那大海逆光的明丽之中，寻找某种阅读的心得和快感，然后倾听这画的作者、这屋的主人、这位闽地榕城西画界的掌门人——谢意佳先生用他娓娓道来的嗓音给我们上课。

《待渔归》差不多就是我们曾经看到的最早的大幅油画原作。它占据了我们的关于油画创作的早期记忆的最重要位置，以至于到今天，那画里的众多细节——那背向画外的惠安女翻出来的两只脚掌，那惠安女身边带着阳光温暖的箩筐，那专神盯着篮筐中的男孩，那福建东海边石英含量颇高而在太阳下熠熠生辉的银滩……都深深地嵌在我记忆的钢框中。这幅画作于1963年，正是意佳先生创作的高峰期。在整幅画的构思上，充分体现了与那个时期的某种乐观精神相一致的抒情倾向。笔法基本上受着俄罗斯现实主义绘画的影响，但又绝不止于摹仿式的影响，而是领会了俄罗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绘画语言的塑造方法，立足南方海边生活，长期积累而成的绘画倾向。那里边有中国南方天然明艳色彩所带出来的对于油画表现的追求，有中国艺术家在现实生活中饱经磨砺的、对于未来的期望，有那一代人融汇当时所能有的图像资讯而对于油画渗透生活情爱的理解。所以，那里边始终漾着一种色彩的情结，在银滩热风中光一般地流淌着。这种情结用逆光来把人群聚在一起，淡化单个形体的骨架，又总在背光面营造一片爽快的用笔和透明的色调。这份透明总让色彩一方面保持明亮，另一方面又往往抹上同明度的对比色，然后又在接近土地的位置上撒入暖暖的反光。那几块头巾、那几个竹筐、那两只玫瑰红中透了冷染的脚掌，几乎就有着某种教科书似的表现效果。我要说的是这幅画也许在别人眼光中有苏派的影子，但在中国福建的油画创作史上，在我们这一代青年的成长的历途中，却始终有着一种原创的、样榜的作用。在那片丰饶而溽热的土地上，这画与某种内在的性格有着联系。它在表现朴素的渔归生活，它又在追求某种中国南部明朗强烈的绘画风格。意佳先生几乎做到了，如果后来的岁月可以让他有时间画上十幅这样的大画的话，他是可以把这种极重光色塑造、进而极重绘画自身塑造却又不失画中现实人物塑造的方法延展

开去的。《待渔归》正是这样一幅展示某种开端意义的好作品。

正是通过上述的那种充满敬意的阅读，我们这一代人那里受到了深深的影响。数年之后，当我为毕业创作而积累生活的时候，冥冥之中选择了惠安，那是否受着这幅画、或者说某种福建油画的诱引而去追寻一种早年的梦呢？当我在大岞半岛上写生之时，心中是否闪过意佳先生的这片银滩呢？在福建籍青年画家们的明丽开朗的画风深处，是否与这缕60年代的清风艳日有着某种因缘联系呢？

70年代末，我曾经从意佳先生那里借了几幅风景写生来临摹。其中一幅画的是1967年的师大生物系的风景。同样是逆光，一座楼，三棵树，几片浓荫，最让我激动的是写生用笔所特有的写意与激情。记得那幅画是画在卡纸上的，卡纸纸面光洁，一次完成的方法，调上点油，最宜带出笔头的生鲜活色。那师大生物系的景，我也去画过，最难学的就是这种疏野放逸的笔味，以及心随笔意的轻松。意佳先生的写生均是小景，却不俗，于平淡处见出一股清气，而从清朗处凝成一种漪流。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中的“清奇”，去俗浊，脱平庸，讲的正是这样的一番意思。

意佳先生的写生专于用色用笔，于平淡清洁处出效果，其背后重要者在于用情用意。这与他早年曾从潘天寿先生等习中国画、并在花鸟绘画方面颇有专攻、对中国画的笔墨之意深具体会有关系。今天我们看到他最早的画大概就是1948年题为“意像”的松鹰图，这幅画颇得潘天寿先生深雄悲慨之意。我想：在那样一个漫长的油画岁月中，这种“载瞻载止”的笔墨意趣，一定不时地回返他的心头。这就是他在油画写生之时用笔色、寄情意的隐秘，也是福建油画从风格上常与中国绘画精神相通相望的某种根源性的联系。

晚年，意佳先生中西兼行，既画油画，又作写意水墨。他的油画变得更平，色彩亦愈加浓淳，似乎跳出了光影的束缚，但始终蕴着情。他的水墨也更加灵动而放逸，从小构图中见出笔墨淋漓的意趣，亦是清奇的一路。意佳先生仿佛一个游者，在经过了一生的游历之后，回到了家园。家园的一切俱亲。水墨亲，油画亲；笔墨放逸疏朗是清，油彩凝练简洁亦是亲。正是在这种亲情之中，他的寻找变得通明起来。“可人如玉，步履寻幽。”一股生命的暖流在缓缓地流出，持重而又亲和。虽日常或旧识之景，但他心思通明，看到的都只若“如月之曙，如气之秋”。

意佳先生最后所作的那幅师大美术系的画，正是这样的一个港湾，那里有他一生心血倾注之所，有他矢志努力着的生命牵挂。他是带着这份牵挂远走天渊的。或者我们可以说，他让自己活在这片港湾之中。这一代的领航人永远地活在他自己的港湾之中。

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
中国油画学会主席 许江
中国美术学院院长

2008年7月20日
西湖南山三窗阁

谢意佳油画作品断想

2008年4月上旬，是原杭州国立艺专（今中国美术学院）80华诞的喜庆的日子。南山校区和象山校区的校园都热闹了起来。在五十年代校友聚会的饭桌前看到有个衣着和相貌朴素的、不折不扣的老太太，在一边的老校友对我说，那位是张懿美。我上前和她搭话，作了自我介绍。她把我的名字与我们五十多年前在同一个饭厅吃饭的我的形貌联系起来了，而我也想到了她后来的“先生”，即我的另一位老校友谢意佳。时间不饶人，它把小青年和大姑娘变成老头子和老太太。

（一）

数十年来，我和谢意佳、张懿美夫妇很少联系，但互相之间并未忘却。1983年我到福建厦门去参加中华全国美学年会。在福州福建师范大学工作的谢意佳竟然知道我也在此学术年会中活动，派了他的儿子来旅馆看我，并带了些福建的土特产来。大学时代校友的关系和情谊看来是难以忘怀的！我嘴里没说，心里想，还是有人在注意着自己的呢。去年，浙江省博物馆黄宾虹山水画藏品在浙江展览馆展出，谢意佳夫人张懿美得知后特地从福州来杭州参观。据报载，有一记者见其观赏黄宾虹的画作其极投入，反复观看，如痴如醉，便去招呼。问其来历姓名，并请其谈观感体会，张懿美对黄宾虹作品说了许多发自肺腑的具有高理论水准的赞词。大意为：黄宾虹是当代中国山水画的最杰出的大师，他的画学思想代表着当代山水画的发展方向，技道两进，浑厚华滋，笔墨意境双美合一。校庆时看到张懿美的《回忆杭州国立艺专几位老师》一文。此文有一段话更加具体地记述和表现了其夫妇深受黄老艺术思想的深刻影响。懿美的文章中说：“课余或礼拜天，意佳和我会常去宾虹师寓所拜访他。看他作画或听他讲画理。有一次他拿出一张山水画对我们说：‘这幅画他前后修改过70余次’。可见黄老师作画之认真严谨态度。有时讲到中国美术史时他会从古代一直讲到民国，十分熟练地叙述，增加了我们许多新的知识。有时还教导我们作画的要诀，叫我们到大自然中去观察、体验，牢记千千万万变化无穷的山林丘壑之姿，用笔把它记下来。每幅画的意境很重要，不可落俗，应该幽静、深远、厚重、多变……黄老师的画室不大，桌子也小，没有现代画家那样气魄，陈设十分简朴，可就在这样小小的画室里创作出许多美好无比的画卷，给国家人民创造大量的精神财富，为祖国艺术树起了雄伟高大的艺术丰碑，值得我们永远学习与敬仰。”

（见中国美术学院福建校友会编《闽风画苑》第59页）

张懿美和谢意佳二位，平时说话不多，著文精简扼要，句句都是真情实言。从懿美的这一段文词中，也可联想到他们夫妻的音貌志向和品格。前年，母校80华诞期间，张懿美多次向我提及想给已去世的谢意佳出一本总结性的画册，要为他画册写一篇文章。我虽他事较忙，精力已相当有限，但还是答应了懿美的委托。

(二)

不论西方或者在东方，肖像画是以人物为绘画题材的一个最重要的画种。风俗画中的人物是可以任意创造的，历史画上的人物在没有摄影出现以前，也是主要通过想象创造的，虽然可以依据一些文字描写的资料，唯有肖像画是绝大多数是面对人物描绘的。当然，任何题材的绘画，都要进行不完全相同的艺术加工。正因为有以上的情况存在，学人物画的人都要经过人物写生的锻炼。肖像画作品最能显示画家的技艺。谢意佳创作了许多肖像画杰作。我更欣赏他的《女画家》（1980年）和《红衣女》（1992年）这两幅肖像。之所以偏爱这两幅作品，是因为它们极为真实地揭示了画家所描绘的人物个性特征和内心世界。

《女画家》所画的对象一看就知道是画家的夫人张懿美女士。此画是对着张懿美本人直接写生的。说得夸张一点，我感到这幅肖像画似乎把对象的过去和现在的外貌特征和内在美都凝聚在一起了。可说把这位老同学的容貌、精神、才华、质朴、善良的性格以及对人生的艺术执着追求都呈现了出来。画风与描绘的对象完全适应。姿态的自然，造型的严谨，色彩的真实与微妙，用笔的轻松自然，整个画幅和形象的完整，都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地。

肖像画《红衣女》所画对象不知是何人。其人物形象的真实性和无法否定，一看此画，就无可怀疑地感到世界上确实存在着此人。这真实性，不仅表现在面部，而且在全身的各个部分和整体都有所表现。或许可以说，这一肖像画比真人更像她自己。那面部，那头发，那双手，那红衣、白毛线衣，那手下的稍显陈旧的精装书，画上所有三维造型的质量感都画得无可挑剔。人物的特殊的个性，也表现得非常突出、确定。看到这幅肖像之后，过一段时间，画上人物的形象还会毫无障碍地呈现在观赏者的想象之中。此画应属于油画肖像的杰作。

(三)

论及谢意佳的油画作品，不能放过他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所画的那几幅女人体作品。这些作品，从油画技术、油画的艺术性和价值方面看，都应大书而特书。

油画是外来的画种。中西画种，由于民族、历史、文化、艺术传统的种种关系，在造型手段、表现形式、题材、风格等方面也有各种差异。一般的说法，在历史上，西洋画是“以人为中心”，相比较而言，中国绘画史自宋明以后是“以自然为中心”。这种概括的说法当然过分“绝对”，但并不是完全没有根据。由于以人作为主要题材，西方人学画必须长期对着裸体模特儿作画，锻炼画家的造型能力和着色能力。从美术史上看，西方人描写裸体，其渊源出自古希腊时代。那一时代遗留下来许多裸体雕塑。试图复兴古希腊文化艺术的文艺复兴时代，对裸体的研究自然随之盛行，并传之于现当代。中国美术界从“五四”时期开始，因西方科学和文化艺术的大量传入和被借鉴吸收，因而画裸体模特儿逐渐成为美术院校西画系和

雕塑系的必修课，男人体，特别是画女人体亦遂即成为一种艺术题材。

对谢意佳女人体油画作品的特色和优点可作以下几点评析：

其形象都是真实的、鲜活的、完美的整体。他首先是描绘和表现了少女的形体美和柔善的精神美的统一整体。这个整体是美的，是真实的，是有生命的，而且都能给人以愉悦的、亲切的、可以接近的感觉，因而都似乎是女人美的化身。

造型基础的扎实、熟练。谢意佳之所以能画出如此艺术性极高的以女人体为题材的油画作品，从技法上说，就在于画具有扎实的素描、油画基本功。人体比例的合度和匀称，体态的优美、自然，用色的真实、简单、贴切、微妙与协调女体肌肉的弹性，整体形体乃至细部光影的处理，无不达到无法挑剔的境地。

几幅女人体作品姿态各异，从不同角度、视点显示出人体特有的美。如《更衣》背部、臂部的丰满，《少女与猫》、《青春》和《半身女人像》少女面部的表情神态，乃至胸部、臂膀、手脚的描绘……无不刻画入微，使人感到到处弥漫着健康、纯净、温馨的情感与气氛。

谢意佳女人体油画作品的价值在艺术技巧、美学意蕴、真善美的追求以及其在当代美术界的地位等诸方面表现出来。与同类绘画作品，笔者以为谢先生的作品是名列前茅的。这也许是个人的看法。

谢先生在1994年由福建美术出版社出版的《油画集》的《作者的话》一文中曾这样说：

“几乎所有的画家都有这样一种体会，从事绘画工作必须倾注全部心血。我不断筛选客观世界给我留下的种种印象，有时还要加进自己的思想，只有自己的理想和情感抒发与客观世界的真实性在画面上和谐地融合为一体，才能体验到艰苦之后的乐趣。”这几幅人体油画作品，达到了画家的这一创作理想，它们真实地、富于高度艺术性地描绘了某一位模特儿健康优美的人体，同时又有高度的艺术加工。他把这种美净化并诗意化了，舍去了世俗对女体的从生理上的观注，而是向赏画者提供了最高审美性的精神营养品。人们看着这些画犹如赏一曲美妙无比的乐曲，犹如面对高山流水和人间的温馨。

（四）

谢意佳先生应被视为情节性绘画的老手。《待渔归》一画可称之为画家这一领域的代表作。此画创作于1963年。此画在“新中国成立十五周年全国美展”上，就以其广大真实的场景，多个真实的人物形象、激起的诗情画意，而引起美术界同仁瞩目。整个画面描绘福建惠安渔家人在海边待渔船归来的情景。由妇女、儿童、老人和青少年的形象组成的画面，极其真实地表现了期待渔业丰收和亲人安全归来的双重心情。这幅画高1.6米，宽2.37米的油画，画了大小十几个人物。每一个人物形象都真实而生动，都是黑格尔所说的“这一个”。人物

多，都没有重复的感觉。他的油画作品既有古典艺术造型严谨的优长，又吸取了自印象派以来的色彩语言，在强调对象客观性和现实性的同时，注重个人性情或人情味的抒情性，形成自己的精神特征。

意佳先生对大海特别爱恋，而对大海的爱恋又似乎是对大海与人（特别是渔民）的关系的爱恋，对人的存在的爱恋。他1995年画的《玩海螺的姑娘》一画，似乎可以证明这种判断。这幅画上画了一位在海边拣拾各种形状海螺的姑娘。海好像只是姑娘的背影。姑娘形象很文雅，好像若有所思，甚至带有一种忧伤的表情。她手中捧着一只较大的海螺，但她似乎在想着更远的汪洋无际的大海大洋。这也许是作为观画者的笔者的个人的联想。如果这联想有根据，就可以猜想画家此画时似乎又回到了《待渔归》的主题和情思。

（五）

谢意佳先生数十年来一直走在一条正确、健康、充满生命的艺术道路上。在五十年代的校友中，他在油画的学习和创作上是出类拔萃的一位。他在杭州国立艺专先在中国画系学习，后在中央美术学院绘画系兼学国画与西画，打下坚实的综合绘画基础。毕业后，他长期在福建师范学院任教，先后教授素描、油画、创作、美术作品欣赏、外国美术史等课程，编写过《外国美术简史》教材。这种较全面的学习和教学经验，使谢意佳的知识结构有利于他的油画创作全面发展，使他的油画作品既有坚实的造型基础和色彩基础，又能借鉴吸收中国绘画的优秀传统而具有民族特色。

谢意佳先生的全部油画作品，不论是风景画、静物画、肖像画和大场面的人物众多的情节性绘画作品，都具有现实主义的特征，不但能够真实地具体地反映自然、生活的本质，又能高于生活，具有很高的艺术性，使人看了能够获得美的享受。谢意佳先生的肖像画，特别是女人体油画，在发挥油画的表现力和独特性的基础上，具有画家自己的风格特征，这些作品都有整体感简练、色彩微妙、意境深刻、风格质朴等优点，在中国当代画坛是独树一帜的。可惜他的作品在这方面的优点和独创性未曾得到更多读者和评论家们的重视。

谢意佳先生离开我们已好几年了。他的真诚朴质善良的品质，他的大量油画艺术作品却仍留存在人间。他的艺术作品都是中华民族的可珍贵的文化艺术财富，充实了我国当代的艺术宝库。

中国美术学院教授 杨成寅
2010年



紫色小花（纸板） 26cm × 30cm 1953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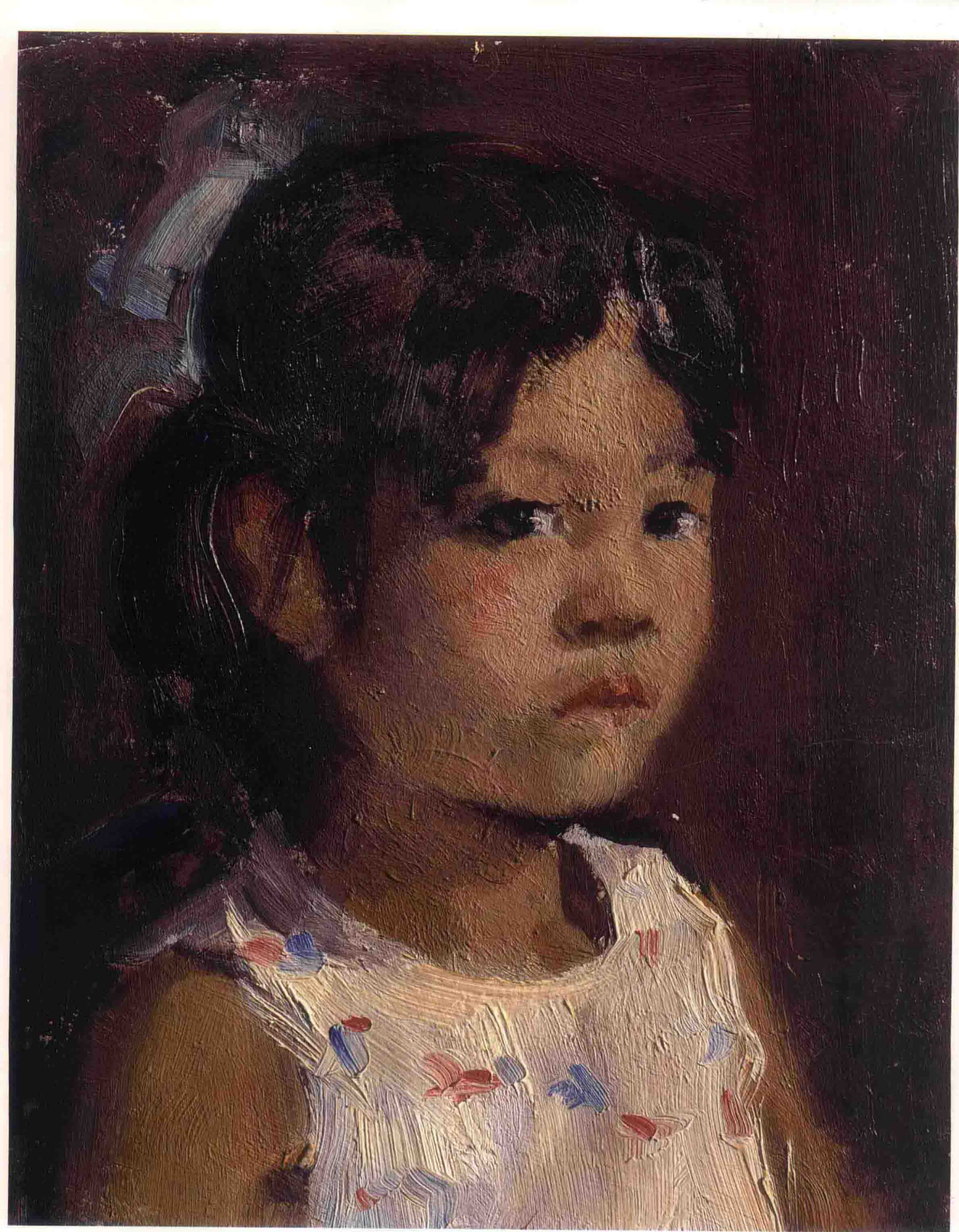
建设中的古田水电站（纸板） 36cm × 26cm 1954年



马克西莫夫训练班习作（三合板） 57cm x 39cm 1956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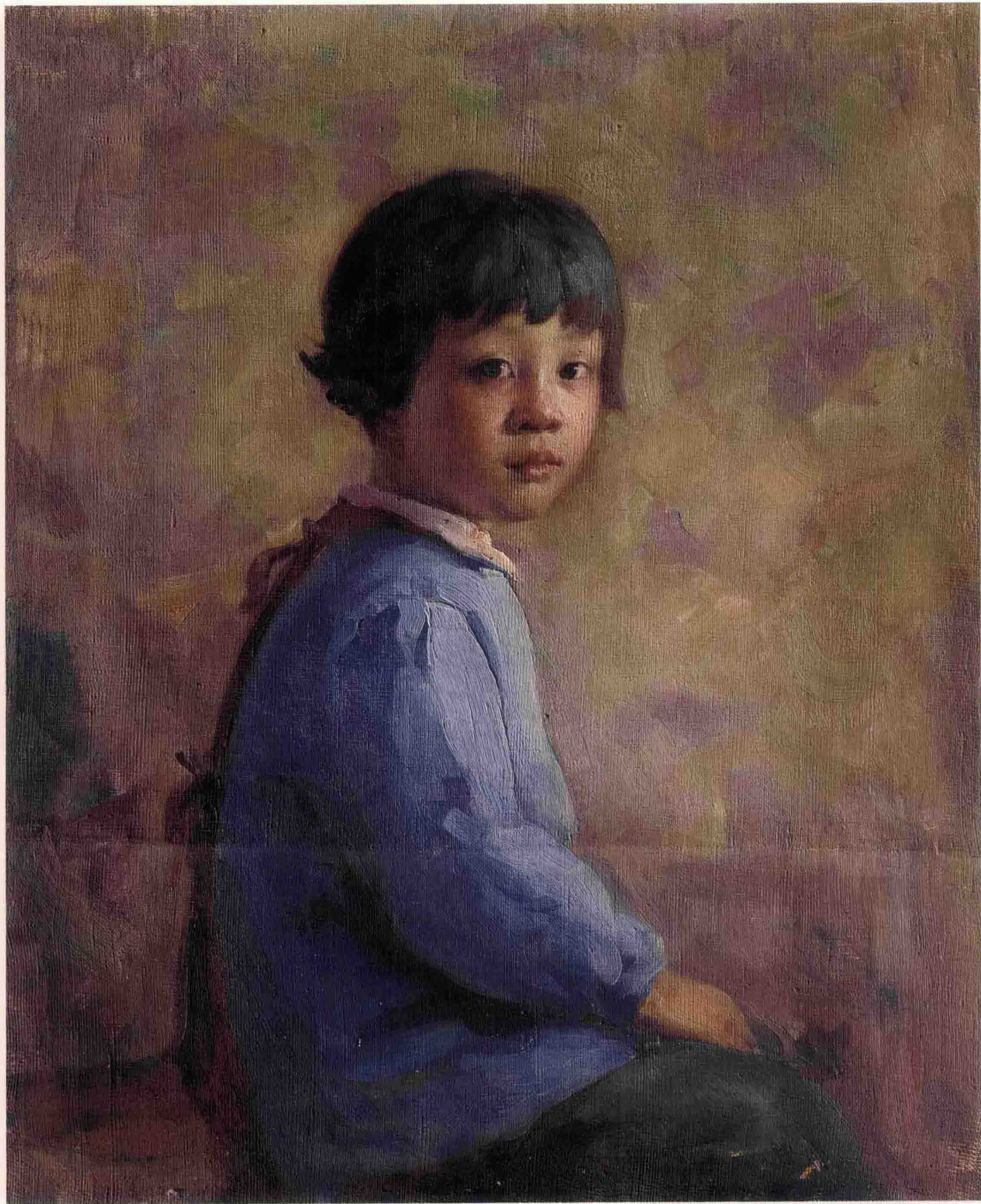
金沙暴动（麻布） 约150cm×250cm 1956年（“文革”时期被毁）



女儿 (纸板) 29cm × 23cm 1957年



公社的小牛（木板） 35cm×45cm 1957年



小朋友（麻布） 64cm x 53cm 1958年